周禮詳解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八

宋 王昭禹 撰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裘者可以衣被人而人之所裘也古之制裘者必以獸皮而差為之等皆有法象存焉非明其義者不足以制之非知其數者不足以為之得其義而制之者聖人之事也因其數而為之者工之事也以此為大裘所以掌於司裘也大裘者以簡大為名與記所謂大禮必簡同意語曰緇衣羔裘大裘則黑羔裘也黑者天道在北方之色也大裘無經緯之文無繪綉之功其色復乎至幽道之象也羔之為物能羣而不黨

可以為公致恭以有禮可以為敬德之象也道德相渾淪而未嘗相離聖人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大兹其所以為大裘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故曰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祀五帝有言祀天者蓋天以道言帝以德言祀天則合衆神而言祀昊天上帝五帝則別衆神而言合衆神則言其道之全別衆神則言其德之尊於司服別而言之故稱昊天上帝五帝於司裘則合而言之故曰祀天而已蓋裘之所制以象道之全服之所用以明禮之法此所以異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中音仲

因其質之甚善而成之者謂之良裘致人功制治而成之則謂之功裘良裘非不致人功也其質又良焉功裘則致人功而已不必其質之良也然則良以其質之自然者言之功以其成於人為者言之因其質

之良而成之則其為裘也易以速故仲秋則獻之致人功而制治之則其為裘也成必緩故季秋始獻之非特是也良裘以共王衣服之用功裘以為群臣頒賜之用其先後之序固當然矣仲秋者陰於是乎中是月也寒氣將至王既迎寒則禦寒之具不可以不備則中秋獻良裘於王乃其時也季秋者陰於是乎盛是月也霜始降而寒氣總至方命民入室之始則以裘而頒賜乃其時也王乃行羽物順陰氣之始殺行羽物以頒賜也先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仲春行羽物則以陰氣衰於此罰羅為將禁之矣中秋行羽物則以陰氣盛於此罰羅為既設之矣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食亦反 鵠古毒反

射有三有賓射有燕射有大射大射者將有祭祀而以射擇與祭者以祭祀為國之大事故謂之大射記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言王大射之事也至於諸侯卿大夫將祭其祖先亦有大射擇士之禮故司裘言王大射而并諸侯卿大夫言之也且擇士助祭而必先射於澤宮者蓋射之為德內志正外體直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古人於是而觀德澤之言擇也射之言繹也繹於中而錯於外則射之而無不中擇於此而用於彼則祭之而無不享享者嚮也惟中心嚮也而後能享之是無異乎君子之射也先王所以觀德於射而後與之祭也大射將以與之祭故天子之侯三諸侯之侯二卿大夫之侯一皆所以象德而已記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則虎豹猛獸也書曰如熊如羆則熊毅獸也馭民之道以正物為事正物以服猛毅為先能

致猛毅者莫大於虎而豹與熊次之能服猛毅者莫大於王而諸侯次之由是以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天子之德也故共虎侯熊侯豹侯由是以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至於卿大夫之德則以能養人而已不能除害則不足以養人麋能害稼而為人之患射而去之所以除患害而養人由是然後能得臣妾之歡心以事其先祖者卿大夫之德故大射則共麋侯侯之為言捍外受內以為蔽障諸侯之象也故記曰射中則得為諸侯祭侯之禮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以抗而射女意亦謂此矣必設其鵠則鵠棲侯中以為的也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者為善故的謂之鵠也是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君子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亦若是而已矣射人王以六耦射三

侯則此所謂虎熊豹侯也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則此所謂熊侯豹侯也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則此所謂麋侯也司裘言其物射人言其數互相備也然射人言士以三耦射豻侯而此不言者蓋士事人者也事人者擇於人事於人者擇人士之祭祀盡已之歡心而已尚何擇士之有哉以事於天子之擇則所射堪質而已其見利思義見危致命聽從而不違守死而不犯則有豻侯以明之豻侯用之於燕射而非所以大射侯之用豻贊之用雖其義一也共侯必於司裘者凡射以服禽獸然後得其皮以為裘則共侯以佐射者正司裘之事矣

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廞許金反

廞裘與廞樂同意蓋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之欽故謂之廞大儀物皆德之所寓死者形漸盡而盛德之在人固有不忘者存觀者之欽亦欽其德而已且廞者陳之而無實用陳之非所以致死不惡於不仁無實用非所以致生不惡於不智凡廞儀物者亦仁智之盡也飾皮車亦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也歲終則會者會其一歲用皮之數也唯王之裘與皮事不會所以優至尊也不言后者后之服無以皮之者也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司裘謂之司掌皮謂之掌者蓋反后為司司有察意掌則尚其手以掌之而已裘者法象之所存為之者

宜致察焉故以司名官皮則尚其守以掌其物而已故謂之掌皮未練治謂之皮已練治謂之革秋則物成之時物成則堅實故秋斂皮革則人功練治之其成差久故冬斂革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春獻之夫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則皮革之事百工之與有事焉故掌皮於春獻之後所以頒皮革于百工也以式頒之則使不失其所用以法頒之則使不失其治與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同意

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毳尺銳反

毛之細縟者謂之毳毛禮有用氈者若大旅上帝氈案之屬也夫毳毛取之獸皮不預備之則或困于倉卒之求故共于掌皮以待邦事也泉布謂之財行費謂之齎斂之則弔則斂而取之則有行費矣故用齎故歲終則會其財齎掌皮斂皮而司裘則用皮故司裘會其皮而掌皮則會其財齎也先王設官以司裘

則屬之治官以司服則屬之禮官者蓋制皮以為衣則謂之裘服裘以為禮則謂之服裘與服其實則一特以先後為之此所屬之官所以異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任道者無為而用天下任事者有為而為天下用無為而用天下故王則長而不宰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宰制調和所以為諸臣之事也然有王之宰有后之宰王之宰則合內外之事以治之故不謂之外宰后之宰則所治者王內之政令而已故謂之內宰書則所掌治教之書也版則人民之版也圖則官府次舍之圖也王內后宮也后宮謂之王內則后宮之政令皆自王出故也王內之衆有人有民其貴者民其賤

者人民以上皆有稍給之食均其稍食則衰多益寡平其餼廩也分其人民而居之使衆就寡均宿衛也內宰掌治教之書故使之治王內之政令掌版圖故使之均稍食分人民以居之言稍食則先人民者誘之以祿利使就功故也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王立六官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正男位也后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內治所以正女位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是以本乎天者親德于陽本乎地者效德于陰故后及九嬪皆以陰禮教之也蓋凡內事皆陰后祭市謂之陰禮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同意不曰教后而曰教六宮者

后尊不敢斥猶言天子則稱乘輿也至于九御則猶天子之有元士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使各有屬則使屬于九嬪也婦職之法則所以事王及后共祭祀賓客之職法也禮所以成德職所以從事位之尊則宜以德率人故九嬪而上則教以婦禮所以成其德也位之卑則宜以事事人故九御之屬則教以婦職所以致其事也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作二事則絲枲之事也大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任嬪御九嬪勤于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矣九御勤于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治自內而外化自近而遠之意也正其服者使非法不服也禁其奇衺者禁其奇所以一之禁其衺所以正之展其功緒展其絲枲之功緒也絲枲者女功之本必勤于化治然後可以成布帛固不可斯須廢也于是乎展之展者所以省之也夫論陰禮之教以率六宮之人于和順中正

者夫人之事也掌婦職之法以教九御之人于勤勞恭儉者九嬪之事也其德之尊卑雖不同而皆得以必事于王者世婦之事也其命之貴賤雖不同而皆得以進御于王者九御之事也自夫人而下皆不必備而惟后率之有關雎之德則窈窕之教興有卷耳之志則險陂之行息其福履之綏無異于樛木之所逮其子孫之衆多無異于螽斯之所化然則

王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者其用此道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祼古亂反

大祭祀指宗廟之禮也祼者用鬱鬯灌地求神出而致養也王入室祼既祼出迎牲后于是亞祼而内宰則贊祼也獻謂薦腥薦熟后從王亞獻而内宰則贊獻也石次玉為瑤用之以飾爵則謂之瑤爵詩木瓜先言瑤後言玖玖美玉也報之以瓊玖則厚于瓊瑤則瑤不如美玉后之飾爵當降于主故以瑤飾爵尸

卒食王酳尸后亞獻用瑤爵內宰亦從而贊之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

服所以象德后之所服則固有法也位所以承神后之所位則固有所矣正其服則使以法而服也正其位則使即所而立也又詔其禮樂之儀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也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詔其儀則使其容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已贊九嬪之禮事則贊其薦徹之禮與所執之事也詔則告之以言贊則道之以力言詔則尊其事言贊則卑其禮祼獻言贊禮樂之儀言詔而九嬪禮事亦言贊各有所主也內小臣之言正內人之禮則以尊正卑也此言正后之服位則所正者在于位而不在后也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先王之承賓猶承神故大享之禮惟不入牲而其他則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亞祼亞獻與瑤爵酳尸之禮而賓客亦如之祼獻則王禮賓而后亞獻也瑤爵則王酬賓客而后亞酬賓客也不言后以上文祼獻瑤爵言后從可知也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若后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酒人共之而內宰致之也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命婦則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屬是也外命婦則公卿大夫之妻是也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而其事則有治之者后之所使而內宰所佐也正其服則正其服之等正其位則正親疎貴賤之居使各當其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夫道在天則有陰陽在人則有義利利之所以輔義猶陰之所以佐陽不可相無也故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者義之所自出市者利之所中聚利可以和義不可以先于義故面朝而後市所以先義而后利也朝為王事故立朝主于王市為陰事故立市主于后方后之主市則內宰助而成之故曰佐后立市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敘其地之敘則司市所謂各于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植之植謂立設則陳而飾之無所立也置則但錯諸地而無所設也正其各止于一而已陳則置使成列而已度所以度長短量所以量多寡淳則布帛之幅廣制則布帛之匹長度量淳制皆法之所寓所以經市之貨賄而致其公焉出其度量淳制則所以一而同之也祭之以陰禮

者市陰事也故祭以陰禮與教六宮九嬪謂之陰禮同意陰以作成効法之為事祭之則宜象其事焉故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然後祭之以陰禮

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中音仲

王親耕以供粢盛后親蠶以為祭服孝子孝婦所以自致也中春始蠶之時故内宰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北郊正陰之地帥外内命婦而蠶則后之正事也然則王與后所以父母天地而享天下之所尊親享天下之所尊而不知稼穡之艱難則不足以治外享天下之所親而不知絲枲之勤則不足以治内故天子親耕所以帥天下之農王后親蠶所以帥天下之婦有以帥天下之農則天下無不足之食有以帥天下之婦則天下無不足之衣因以供粢盛為祭服則天下莫不勸于孝矣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所謂內人則王內之人謂之王內則以內屬于王也謂之內人則以人屬于內也內宰既均其稍食故歲終又會之均則使之平會則計其數既展其功緒又稽其功事展則視之非一時稽則考其成而已展言緒則所展者功之綸緒也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也展其功緒則省其勤怠稽其功事則考其多少展詳而稽略故宮正于功緒但稽之而已內宰既展而又稽則所以治后宮詳于治王宮故也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

佐后而受獻功者典婦功曰凡受嬪婦功及秋獻功則典婦功以功獻于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也小大

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所賞矣制不中度功不中程則在所罰矣會内宫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糾其守

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夫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王平在朔易以待來歲之宜亦安得不然哉憲禁令者禁將使有所避令將使有所行將使避行之不表而示之是匿為物而愚不識故必憲之使皆明知其害利焉謂之王之北宫則所憲者王之禁令也有謂之内宫有謂之北宫言内宫則知王宫之為外言北宫則知王宫之在内所憲禁令唯后宫而已故曰于王之北宫糾

其守者宿衛者各有所守有守不可以緩散故內宰糾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種直龍反稑音六

親耕藉田以共粢盛者雖王之職然王所以能竭力耕田共為子職生則親安之死則鬼享之者亦必有內助之力焉蓋夙夜警戒相資以相成者夫婦之道又況親耕者王政之所重后宜有以相之也後種後熟謂之種先種先熟謂之稑生是二種而獻之于王非獨王后一人之力也凡六宮之人自三夫人而下莫不皆預焉故后則帥之而內宰則先詔之上春者建寅之月也必于上春則方是時也陽氣始達土膏脉發三農于耒而于耟矣遂大夫于是而修稼政矣所以相王而道之者宜以是焉

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相息亮反

引君以大道謂之大臣詔相王之法儀謂之小臣王有大宰而后有內宰王有小臣而后有內小臣亦其理也于后之小臣言內則以別王之小臣為外矣內小臣以禮從后而掌王后之命謂之命而不謂之令則其所掌王后之言而已正其服則王后之六服所用不同也正其位則祭祀賓客喪紀所以為禮者其位不同也內小臣正后之服位而小宰亦正之者蓋內宰所正特因乎大祭祀詔禮樂之儀而已非徒正之也言王以后屬于王故也言后而不言王以對王而言故也前驅則導之以禮使無非僻之敢犯也擯

則以賓禮助之詔則以禮事之義告之相則助其事正則使之止于一正正卑于相相卑于擯詔故后則擯詔之九嬪則相之內人則正之膳夫徹王之胙俎所以尊王內小臣徹后之胙俎所以尊后也命所以正人也服位所以正身也王之命大僕出入后之命內小臣掌王服位大僕正之后之服位內小臣正之內外之辨也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

掌王之陰事陰令好呼報反

上作而下行之為事上言而下守之為令于四方言好事則非特有言而已又有所作也于卿大夫言好令則有言而已不必有所作也好事好令則后之所以睦外親也陰事陰令則王之所以睦內親也陰事

則進御之事陰令則王有所求為于北宮之令睦外親而不失其所謂女正位乎內睦內親而不失其所謂男正位乎外男女正而天下定則內小臣之所掌非特有助于后而已王之所治已有助焉此王之陰事陰令所以終于內小臣之所守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閽人司昏晨之啟閉不以晨門名官而謂之閽者蓋守王宮中謂之禁尤宜謹于昏閉之事此所以獨謂之閽人也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中門即雉門也以其晝雉以為飾示人以文明焉故謂之雉門以其于五門為中故謂之中門則雉者以門之飾言之也中者以門之序言之也凡王門皆有禁以謹出入者獨守中門之禁者以治朝在路門之外中門于治朝為已近守禁之

嚴于是而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喪服衰麻之屬凶器明器之屬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內有感惻則外為之變動喪服凶器不入宮恐變動至尊故也潛服則衷甲之類賊器則器之可以賊人者潛服賊器不入宮則嚴禁衛故也奇服則非法服也怪民則行怪民也非法則違禮行怪則違義奇服怪民不入宮則王宜非禮弗視非禮不聽故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

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帥色類反為于偽反

內人則王內之人公器則公家之器賓客則諸侯諸臣之為賓客者內人公器賓客皆有帥以導其出入若無其帥以導之閽人則微察其出入也以時啟閉則晨昏為啟閉之節也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者闢行人使之無敢犯也門外之地謂之庭以其掌禁宜潔其所守故掌埽門庭然閽人掌中門之禁則所埽者中門之庭而已設門燎則設燎于門以為明蹕宮門廟門者蹕以止行者于宮門廟門也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閽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內閽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宮正先蹕而後執燭閽人先設門燎而後蹕者宮正宮官之長閽人宮官之屬以禁止為尚而致明于內則導者之道故宮正先蹕而後執燭以禁止為下而致明于外

則卑者之道故閽人先設門燎而後蹕宮正所蹕則廣閽人則狹宮正所照察則內而閽人則外亦尊卑之辨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相息亮反

度數所自出而求度數者之處謂之寺故詩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王之正內有寺人凡以相道內人出入佐治禮事掌其禁令度數自是出矣謂之寺人其義如此王之內人則王內之人自女御而下皆是也女宮則刑女有職事于宮者若女奚之數是也戒以勑其怠忽令以使之有為自女御而下至于刑女之屬寺人皆掌其戒令故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為之右道為之先糾則約其緩散焉內人女宮

皆寺人之所帥故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

有司謂宮卿世婦之官也蓋世婦掌女宮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喪紀賓客祭祀女宮與有事焉故寺人則帥而致于世婦也

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九嬪以上內宰內小臣贊相之則世婦之治禮事宜寺人佐之以力也禁則禁其不當為令則令其所當為必先之以戒令而後掌內人之禁令不欲罔人之意也弔謂以凶禮拜有喪之人臨謂以凶禮臨有喪

之家內人有而臨于外則施之于有服之親也詔則詔其人相則相其事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則以內人爲卑異于內小臣之詔相矣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遺車爲于僞反

童而有立謂之豎亦內宰之屬也寺人王之正內五人而內豎之數倍之以其所掌之事爲繁于寺人其數不得不倍也寺人不謂之內則以其所事主于王故也內豎獨謂之內則以其所掌主于內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則令之通乎內外者必有人以達之故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大事則成人掌之小事則

内竪掌之固其所也凡言内外則先外而後内此則先内而後外者外屬王為尊内屬后為卑内竪所掌以后為主故也為内人蹕則其所禁止者王内之人也王后之喪遷于宫中則將葬朝于廟也朝廟前蹕則所以善行也執褻器所以送終也先王之禮事死如事生故内竪之于后事死之禮未始異于生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女之賓從于主謂之嬪書于二女言嬪于虞以其順從于舜猶之賓之于主也九嬪以賓從于主故亦謂之嬪婦學之灋則婦人所學之法也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德得于己者也婦德以正順為尚言心聲也婦言則以婉娩為尚容容貌也婦容則以柔静為尚功見于事業者也婦功則以絲枲為尚有德

者必有言故德先而言次之言發乎心而容見乎貌故言先而容次之容見乎身而功見乎事故容先而功次之功者婦學之所成終始也各帥其屬者女御也以時御敘于王所者以當進御之時九九而御于王以次序而進于燕寢之所也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而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者陰禮所以成婦學之法者也婦學所以行婦職之法者也蓋禮為事之節文學則童蒙固執而求有所覺者也此婦學之法所以待陰禮之教而後成者也學所以致其道職所以致其事此婦職之法所以待婦學而後行者也內宰掌陰禮而不掌婦學則婦學陰禮之所成也九嬪掌婦學而不掌婦職則九嬪所教內而已內宰所教及于外而以婦功為主故也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籩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

帥敘哭者亦如之齍音咨

王齍故書為王齍當從故書為正下言贊后薦徹豆籩則上言贊王齍言之序也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則六齍共奉于六宮而九嬪統其事此所以贊王齍也王致孝于鬼神而后為之助此所以后有薦徹豆籩之禮而九嬪贊之也若有賓客則從后則將有所贊也大喪謂外宗敘內外朝暮哭者而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摡古愛反

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于天子備灑掃
言納女者以卑自稱猶婦人之于姑也婦之以事人
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世婦之數二十七所以視
大夫今此不言者蓋有婦德則充無婦德則闕不苟
于充也世婦之德可以事人不可以教人故掌祭祀
賔客喪紀之事而已九嬪帥女御御叙于王所世婦
帥女官濯概為齍盛女官卑于女御故也水濯為濯
濯進于滌也手既為概概終于拭也或言粢或言齍
盛粢則辨其始而已言齍盛則終始其事濯概齍盛
則皆女宮之具内羞則籩人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
之及祭之日世婦涖陳之故曰及祭之日涖女宮之
具凡内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九嬪視御
世婦視大夫故使弔
臨于卿大夫之喪也

女御掌叙御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

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
喪

内宫之屬自后而降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七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然則女御内宫之屬之至卑者也其進退遲速唯御者之聽如馬之在御故謂之女御御叙則九九而以叙進于王之燕寢也世婦女御皆事人者也世婦則以事事人女御則預燕寢之事而已以事事人猶有敵夫之義故名世婦婦承夫夫敵之者也預于燕寢之事則事之至賤者非若婦有敵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謂之女者非名其為婦也考小星之詩言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而序詩者亦以賤妾名之女御之事正謂是也故曰掌御叙于王之燕寢王有六寢一為路寢五為

燕寢燕寢女御御叙之所也九嬪言王所此言燕寢其實也以歲時獻功事者歲時者歲終之時典婦所謂秋獻功是也功事絲枲成功之事秋盖功成之時故以歲時獻之祭祀之事則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故曰凡祭祀掌世婦沐浴所以致潔女御御叙于王所于宮中宜以致潔為事故大喪掌沐浴翣為方扇之狀所以為棺飾也女御備內宮之數凡以為后蔽飾故后喪則持翣以從柩也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故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禱丁老反梗古孟反

人尚其口以事神謂之祝盖所禳者人情所不能無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故有祝以陳信于神王有大

祝小祝之屬故后亦有女祝之官掌王后之内祭祀則祭祀之在内者若王祀之數是也祈福曰禱賽夢曰祠禱求有所延仁之事也祠如春祠之祠品物少而文辭多也名之使至謂之招礙使不至謂之梗禬以會之禳以攘之招以名祥梗以礙災禬以會福禳以禳禍禬于其既散而會之禳于其方至而禳之招梗者施于未然之前禬禳者施于已然之際施于未然之前者先天之事也若非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足以及此而后亦預焉者蓋王繼天而理陽道后繼王而治陰德王為天子后視天之妹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固其所也招梗禬禳顧何施而不可然女祝掌其事亦固有時矣以男巫考之春招弭以除疾病冬堂贈無方無算則招梗者必于春之時禬禳者必于冬之時以春為一歲之始招祥梗災宜于時之始矣冬為一歲之終禬福禳禍宜于時之終矣且禬以會福而以神仕者

曰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弭凶災札喪乃所以會禍矣然禍莫長于無禍則招梗禬禳亦以除疾殃為先矣氣不行而為疾禍適當而為殃疾雖作于人之身而四時皆有癘疾則疾有得于外者固可除之矣作不善降之百殃則致內治者宜若無殃然事或出于不幸宜思患而預防之則殃亦不可以不除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史掌宮書以助上之為中者也王有大史小史之屬此后所以有女史也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女史掌之則王后以禮動而當以其職告上也故曰掌王后之禮職內宰掌治王內之政令則內治之政內宰掌之女史則貳內宰之所掌也所以正內宮者謂之內政內政則內治之別

也內治所以治內政女史又掌其貳以詔后治內政有所治正則逆之逆內宮者所以正后宮也出于上而下稟行之者令也書內令則書后之所令也凡后之事以禮從者后舉而以禮籍從焉詔后故也猶大夫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同意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婦功則婦人絲枲之事絲以為帛枲以為布其粗良皆有常法其多寡皆有常數先王以中士二人主其事故曰典婦功掌婦式之法者式言所用之式也法言所治之法也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存焉所治之法則精粗之度存焉知其所為之法然後可授其所為女功之事資嬪有夫者也婦有姑者也有夫有姑則不可以無職故授資以嬪婦為主齎當從故書為資授事者授其所為女功之事授資者授其所為女

功之資無資則無以致功故也言內人則以別嬪婦之在外者也嬪婦非內人而必授以女功事資者蓋先王以九職任萬民而嬪婦固有職矣此所以授之事資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授音受苦音古楬其列反

授鄭氏謂當為受理宜然也凡受嬪婦所為之功及秋獻功則秋者物成之時獻功于后也方是之時典婦功則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賈計其所值楬表而示之賈以當物楬以當名則良者貴之苦者賤之貴賤之用各得其所宜然後可共王及后之用內宰先言比其小大然後言粗良此先言辨其苦良然後比其小大典婦功以功為主故先言苦良然或言粗良或言苦良或言辨者苦良則因于

功粗良則因于物功則必辨物則比之而已頒之于內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賈音嫁

一蠶所吐為忽五忽為系二系為絲為帛者必資于絲有粗細不同不可以不辨也故典絲掌絲入則辨其物絲入者九職嬪婦所貢者是也既辨其物而又以所直之賈而楬示之者防其以賤貿貴也藏以待用出以給用亦必有時焉故曰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若温煖宜纖帛清涼宜大綃凡此乃興功

之時也頒絲于外內工者外工謂外嬪婦也內工謂內人之屬也皆以物授之則亦防其以賤留貴也凡上之賜予亦如之者蓋賜予所用有貴賤不同亦各以其物授之也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苦功則絲功之苦典婦功受之矣蓋典絲所掌以待有司之政令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所以致美于黻冕致孝于鬼神者也故受絲功之良典婦功所掌以共王及后之用則其所給特燕私所用非禮服法物之正也禮服法物之正則其于有司之政令典絲之所藏而待者也故典婦功但受絲功之苦者而已有司之政令則若司服弁師所司之政令也王府言王之好賜內府

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則又非特王及冢宰而已蓋王后夫人所用有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織音至纊音曠

言凡祭祀則祭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類其禮非一故言凡以該之白與黑謂之黼青與赤謂之文分布衆色謂之畫采色一成謂之就組而織之以為綬以黼為畫則謂之黼畫以組為就則謂之組就故曰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有用絲以為縷纓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用文以為物之飾故曰共其絲纊組文之物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為組邦器則若茵蓆屏風之屬是也文織絲組所以為飾邦器之

用故曰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各以其物會之則非特計其多寡之數又隨其物色而計之亦以防其偽故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齎

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而獨以枲名官蓋麻為女功之正而葛覃言后妃志在女功之事而其詩獨言葛者以葛為女功之餘事于餘事且志焉則于麻可知矣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者以飭物而有父道者布也布有縷數衰不足而致其思者緦也縷則紵之屬紵則苧草之為布者其草不一卒于披而别之者麻也草則葛之屬凡可以為布者皆是也麻亦草也必言麻草以麻為男服所尚女功之正本乎此故言麻而繼之以草麻草之物指其自然之質而言之也布緦縷紵指其人為之功而言之

也布緦縷紵皆出于麻草之物故曰掌布緦縷紵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資者亦以待興功之時頒之于功也授資則授其所以為功之資與典婦功授資同意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苦音古

典枲受苦功而不受良功者麻功之良典婦功受之矣麻之苦功共喪服而已典絲受麻功之苦掌共喪服故也典婦功所掌以共王及后之用故受麻功之良以其賈楬而藏之與典絲辨其物以其賈楬之同意典絲辨其物而典枲不言者皆辨而楬之也以待頒者以待因時而頒之也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以其物授之矣言賜予而不言上者典絲見之也典絲典枲歲終各以其物會之蓋先

王不維其物之輕重皆防其以賤貿貴也夫先王之于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于婦功與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則又辨其苦良比其大小典絲之屬皆辨其物甲而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而其詳至于如此之嚴者豈非天下之務惟本之為貴耶男子之務本于農耕女子之務本于絲枲苟不忘其本而先之于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而邦之財用所為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財用足者實本乎政事先王于政事可忽乎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褕音遥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故掌后之六服者謂之内司服言内以别外也褘衣繪翬狄于衣爾雅所謂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是也褕狄績褕狄于衣爾雅所謂江淮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是也翬與褕皆雉也雉之為物文有時别有倫其性耿介則正直見乎内身備五色則文明見乎外后之所以祭祀之服取之以正直見乎内故謂之雉也以文明見乎外故謂之翟也雉從矢則有正直之意翟從羽則有文明之意后之德為皆備正直文明此所以字或用翟又用狄也古之制字者于文從大從火從大則大能守禦有正直之意也從火則火能照燎有文明之意也翬狄素質西方之色義也褕狄青質東方之色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于褘言衣于褕言狄互相備也君子之為禮必有仁義以為質禮凡以節文仁義而已以禮節文仁義則后之德備矣然則王體天道則尚仁而合之以義后體地道則尚

義而合之以仁故后服以禕衣為尚褕狄次之闕狄或謂之屈狄喪大記復者夫人以屈狄是也其名物不可知既謂之屈則知其有屈于禕褕而已猶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謂之躬則知其有屈于信也此三者皆王后之祭服鄭氏謂王祭先王則后服禕衣祭先公則服褕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以序推之理宜然也鞠衣則其色象鞠之華以陰中其色黃則陰之盛色也后蠶服鞠衣則帥外内命婦而蠶使天下嬪婦于是而取中焉后之盛服也展衣之色則純白王后服之則以禮見王以享賓客而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也緣衣之色黑而緣以纁士昏禮所謂純衣纁袖是也純即緣也謂之緣則有取于循緣之義謂之纁則有上達之意緣衣后服之以處燕居以從進御蓋婦人以至正為體其上達則循緣而已故衣用緣也鞠衣黃陰之盛色也展衣白陰之純色也緣衣黑陰之正色也惟盛為能帥人而人斯從惟純為能

擇人而無所雜惟正為能格人而無所貳則衣服之制豈苟然哉寓大法于不説之間施之動容周旋之際其德斯足以稱之矣易曰夫子制義婦人從一而終故王后之六服皆以素沙為裏以示其德之一也素則取其內之純白也沙則取其內之疏通也麻陰也陽尚之故六冕之飾皆用麻絲陽也陰尚之故后六服之裏皆用沙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命婦則九嬪世婦女御也記曰夫人屈狄世婦襢衣士妻稅衣內子鞠衣下大夫妻襢衣然則卿之妻服鞠衣大夫之妻服展衣士之妻服緣衣此外命婦之服也記以夫人展狄并世婦言之則夫人者后宮三夫人也三夫人闕狄則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此內命婦之服也

然此所言以鞠衣為首而三夫人與公之妻所服固不同矣記曰夫人副褘此言上公之夫人也蓋上公與王同服袞衣則上公之夫人宜與后同服褘衣矣伯降上公一等則侯伯夫人宜服褕狄子男又降一等則子男夫人宜服闕狄矣三夫人視三公服用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宜服闕狄矣其服皆以素沙為裏亦與后同則婦人之德皆以專一為主欲其内之純白有以通達乎外也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于奉祭祀接賓客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則凡喪衰及九嬪世婦所服亦内司服共之也故曰亦如之内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其生也共其所服而及其死也亦無以異于生焉凡内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

帉帨綫纊縏袠之屬亦無不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内之縫事衣于記反翣所甲反

逢之而屬者縫之事也縫則必資于線先王設縫人之職掌王宮之縫線之事則非特掌縫衣服而已凡縫衣服所用之線亦使縫人為之也故言縫線之事謂有事于縫有事于線也且其宮之屬有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凡百有二十人之衆蓋以王宮中縫線之事其事既多非多其員則不足以給之也女御則掌製造王及后之衣服故縫人掌縫線之事以為女御所役故曰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棺必有飾則雖死而不致死之意也王及后之喪則縫人縫棺飾不言王及后之喪則蒙上文

可知也翣如方扇持之所以蔽棺柳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為體用采繒衣纏之以為飾故曰衣翣柳之材前言掌王宮縫線之事則主王與后而言之今此言凡內之縫事非止王及后而已凡宮中之縫事皆縫人為之則縫人之屬皆所謂女御八人則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矣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暴步卜反染如咲反夏戶雅反

染之字右從水水始事水無當于五色而五色弗得弗章是也下從木木東方其于藏也主色染成而色見故也從九在木上每入必變變至于九九已無變故也掌染絲帛者絲帛之質待染而後成文則絲帛者染之質染者絲帛之文也春暴練者練其素而暴之㡛氏練絲帛皆晝暴諸日是也夫天道致㓝于西

北而其事質致柔于東南而其事文至西南而成章
聖人因物之質而成文章雖一染之微豈能違乎天
道之運哉以春為文之始故春暴練暴練則文始乎
此矣夏為文之著而與物交故夏纁玄纁者黃而兼
赤色玄者赤而兼黑色以其陰陽雜而成文故也秋
則文成而為章故染夏夏則五色備矣四時之夏以
其文明與中國同謂之夏則五色謂之夏亦以是故
也七月之詩言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蓋于是時五色皆可以染故也然染人于夏言
纁玄與此不同者蓋染纁玄者始于夏秋則文雜而
成章之時故染五色者備于是時矣至于冬則復乎
至幽而與物辨非有事之時也故因其成功而獻之
則事功為已就而止乎無所事也然則先王之染亦
豈苟然哉凡以順乎天道之自然而已掌凡染事則
非特掌染絲帛也凡物
之染者無不掌之矣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追丁回反編步典反

詩曰追琢其章追者治玉之名也其字與追琢之義同故同字蓋所追者止能追者止而從之故也掌王后之首服而謂之追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玉以為飾故也為副編次者詩曰副笄六珈蓋髮為正副者所以飾首而貳之又其音覆則所以覆首故也編則編列髮而為之次則次第髮而為之記曰夫人副褘則副配褘衣首飾之上也昏禮女衆純衣則次配緣衣首飾之下也副編之所配如此則編之所配在中也故首服之飾一曰副編繼之次為後乃其序也后之服有六其首服有三以序推之蓋

以一當二由是言之則副配褘褕編配闕鞠次配展緣矣追衡笄者衡則維持冠而平之也笄則卷髮而節之使適平也衡也笄也皆以三爲之故曰追衡笄九嬪外内命婦之首服則所以配鞠展緣之衣也凡此所以待祭祀賓客之所用故曰以待祭祀賓客至于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絰其共九嬪外内命婦所用亦如祭祀賓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絇素屨葛屨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屨在服下所以飾足也人所常用而屨之屨矣舄亦飾足而名官獨曰屨人者以舄用爲禮而非常屨故

以所常屨者名官凡首服衣裳之類王與后皆異官以掌之而屨則同于一官者首服衣裳之類在上而為尊故異官以掌之所以貴之也屨在下而為卑故同一官以掌之所以賤之也然先王于此亦寓之以微意矣蓋首服衣裳之所象者德也屨之所象者行也德則有聖賢而行則同歸于中庸而已掌王及后之服屨者服名有屨也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弁在上故也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屨在下故也舄者所以隱足而為禮也赤陽之正色故王服赤舄黑陰之正色故后服黑舄必以陰陽之正色則以人所履者皆陰陽之正故也陽則純故赤舄之繶亦赤陰則雜故黑舄之繶黃黑陰之正色黃陰之盛色以陰之正色為體以陰之盛色為飾也繶所以飾舄謂之繶亦猶衣純謂之緣也屨所以檢行赤舄黑舄同于青屨也青東方之陽色而有動意屨所以檢行而有止意舄用青約則欲其動而能正也複下曰舄以隱足而別貴

賤也單下曰屨以人所常用而屨之屨矣素屨則屨之無爲者也葛屨則以葛爲之者也命屨則以王命錫之者也功屨則致人功焉與功裘同意散屨則喪屨無絇故也外內命夫命婦服各有等則屨亦各以其服所謂命屨者亦如所命之服也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也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所宜也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功屨喪祭則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宜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掌復之官而謂之夏采者以冕服備采色焉采色所以事生之道故也喪則哀素哀素則所以事死之道也復者所以幸其生故以采色夫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先王冀其魂氣反歸于形體故始死則有復禮焉復者反之已至者也死者人之窮也窮則宜反本大祖則子孫之本也故復之于大祖反

本則無不之也故復之于四郊復于大祖必以冕服者王生時所服以祭祖廟故也復于四郊必以乘車建綏者王生時所乘建以適四郊故也亦各以其所宜而用之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而求諸鬼神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其至誠忠厚以至于此以此而率天下則民德其有不歸于厚者乎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爲治而至于民德歸厚其治之大成與此夏采之職所以序于天官之終也夏采掌大喪之服而特置一官則其兼掌明矣兼掌則不爲冗特置則專其事則所使復宜致一故也且司服掌王衣服之官序于春官而內司服掌后衣服之官乃序于治官弁師掌王冕弁之官序于夏官而追師掌后首服之官乃序于治官者蓋王之道忽然如神其施于四體形于動靜者猶爲禮而已故司服序于春官其飾于首者所以降而與物接也故弁師序于夏官若夫后則王所帥而成者也其見于首服形容已

爲盛德之至則惟道是從此内司服追師所以序于天官之意歟

周禮詳解卷八

周禮詳解卷九

宋 王昭禹 撰

地官司徒

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教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天覆則無為而尊父道也地載則有為而親母道也故一曰天官而地官次之治教之序也官所以探本司所以伺末以探本故掌治者為天官掌教者為地官治以道為本教以化為本故也至於禮政刑事之官各分屬於四時亦然矣以伺

末故教官謂之司徒政官謂之司馬司至於徒則教官之事無不舉司至于馬則政官之事無不舉至於刑官謂之司寇事官謂之司空亦然矣夫無事而行謂之徒行則役於人者也凡六官之屬皆有徒公家作民而用之亦謂之徒先王治徒以胥而教官謂之司徒者舉卑以見尊也教官之職大者有至於德行則從而教之小者有至於徒役則從而司之司至於徒則教官所司皆舉矣於文反后為司蓋后從一從口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從ㄏ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也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臣而已六官之治或謂之司或不謂之司司徒以對冢宰而謂之司也司馬司寇司空則以對宗伯而謂之司也言司則卑不言司則尊或言或不言所以明分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六官之首皆言惟王建國而終以為民極者蓋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治教禮政刑事莫非為民中也治以理之使中教以化之使中禮以節之使中政以正之使中刑以制之使中事以任之使中無動而不示之以中則民舉協乎大中至正之道尚安有過與不及之患哉曰掌邦教則教之法雖行于下而教之道實出于王也且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之後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遠而邦國之君近而都鄙之長其所受之教法一出于司徒司徒之所施又本于王則上下相承皆本乎一道遠近所守皆本乎一法此道德所以同風俗所以一矣至于治禮政刑莫不皆然五官所掌皆謂之邦者以此佐王安擾邦國者蓋因性而

導之則謂之安拂性而制之則謂之擾莊子曰生於陵者安於陵則安者豈非因性而導之歟傳曰治擾謂之擾則擾者豈非拂性而制之歟今夫因其善父母而教之以孝因其善兄弟而教之以友因其善內親而教之以睦因其善外親而教之以姻以至因其信于朋友而教之以任仁于州里而教之以恤此安而教之之效也或糾之以不孝之刑而使之孝或糾之以不悌之刑而使之友不善內親則有不睦之刑不善外親則有不姻之刑以至于糾之以不任之刑而使之任糾之以不恤之刑而使之恤此擾而教之之效也教典教職皆曰安邦國而此曰安擾邦國則王之于邦國不特安之而又能擾之也至于擾邦國則王之事非教典之書所能及非教官之職所能專也故教典教職皆止于安邦國而已雖然王之于邦國或有所不獲擾焉故

兼安擾邦國言之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六官之屬自卿一人之下至于徒百有二十人其尊卑貴賤之員數未嘗有增減者蓋六官所掌雖不同而其屬皆六十職之所設凡以稱其事而已增之則為有餘減之則為不足矣至于治官之攷謂之宰夫政官之攷謂之軍司馬而于教官則謂之鄉師禮官則謂之肆師刑官則謂之士師者蓋宰夫則因大宰而名之而攷治者宜以智帥人故曰宰夫軍司馬則因大司馬而名之而治政者特以軍為主故曰軍司馬師所以教之而教官所攷者止于六鄉之教事故曰鄉師至于禮也刑也無非所以教也故亦皆謂

之師先王因事以名官各有攸趣爾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記曰七十老而傳則老者德成而無所任事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則公者爵位甚大而其德與王同矣鄉老公也尊之于鄉憲其言行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禮賓賢能而獻其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則為道之存故也故以鄉老帥其事鄉老于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則以事道者尊職事者卑故也然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三公分主六鄉矣書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一人有時而兼掌六鄉矣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先王于郊則建六鄉于甸則建六遂鄉向也以其近而上達向于王故也遂專也以其遠而治有所專于

外故也鄉大夫每一人則六鄉蓋六卿矣鄉而謂之
大夫者蓋卿有養人之德教官以善養人非具卿之
德則不足為以智帥人之大者惟有養人之德則其
為智也因性而不失于鑿以是教人豈閭閻以為智
哉鄉大夫之職必以
卿為之良有由矣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
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二千五百家則聚而內比于鄉故五黨為州州長以
中大夫為之降卿大夫一等矣其德足以長于一州
故稱長焉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夫人不能無黨先
王順而為之制要其為黨者以顯不以幽而已幽黨
非所尚也故君子羣而不黨所以同乎人此周家所
以五百家為黨也黨正降于州一等故以下大夫為

之謂之正則一黨之所取正也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者族所相親四閭為族則使之相保聚如人之族也師則道足以教人一族之所師也故謂之族師族師卑于黨正故以上士為之也閭胥每閭中士一人者二十五家為閭閭之字從門從呂則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以往來相聯屬而中有胥以長之如人之呂也故謂之閭胥以中士為之則又降于族師矣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者五族為黨則以其羣相黨也五家為比則以其兩相比也夫與天遊與道合者立乎萬物之上則疑獨矣降而與人道交者猶不能無所黨無所比又況凡民乎先王由是為之居民之法上自王族之衆既名之以黨下自五家之寡又名之以比其所黨者顯也其所比者義也所黨者顯則幽者無所容所比者義則不義者無所比于內外小大如一焉若然則何惡乎比黨哉州長謂之長而比長才足以長五家而已比長所統則為至寡于鄉官則為最卑故

以下士為之然五家以一下士為之長則六鄉已一萬五千人矣則地之所入幾不足以禄之此學者所以疑周官也然養而治之如此則六鄉之人皆伏節死難之士矣王畿受天下財貢所入而以財不足禄為患亦誤矣是變起于一旦而一方一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盖六鄉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

大司徒上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盖人之常情有餘則樂生不足則累至婦子寧

于百室既盈之後禮節興于倉廩既實之餘將欲教之必先于政以富之政以富之必先建其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也蓋土地之圖既立則天下之廣狹可知人民之數既定則生齒之衆寡可悉如此則井地均穀祿平富民之政由是而始矣此大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而必先于建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也邦之土地之圖即天下土地之圖萬國各自圖之以入于司徒則謂之天下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則謂之邦圖也合天下圖之而可以謂之邦圖則天下莫非王土故也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之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焉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焉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土地之圖須作而立之而人民之數亦言建者非大司徒校登稽比有法則亦不立故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大司徒所掌雖及于人民之數而邦之土地之圖其來乃本乎天下土地之圖推本其事而言之故曰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橫曰廣從曰輪故馬融曰南北為輪東西為廣廣之字從黃地道光也從广東西而已此廣所以為橫也輪則運而趍前不可以左右此輪所以為從也凡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既按圖而知之矣然後辨五地之名地故繼之以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積石曰

山竹木曰林注海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名所以命其土物所以色其土五地之名物既辨而知之矣然後辨邦國都鄙之數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九十三國此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鄙之數既辨而知之矣然後制其畿而溝之以為之限制其疆而封之以為之守故繼曰制其畿疆而溝封之畿以為之限疆以為之守則神必有所依民必有所附設其社稷之壝則所以依神也立其田主則所以附民也故繼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社土神也稷穀神也句龍為后土配食于社棄為后稷配食于稷田主則禮記所謂先嗇神農是也社稷皆有壇而有壇必有壝與其田主使各主其神民則又從而表之

表之之法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為社與其野如土宜松則植以松而名之曰松社之野土宜栗則植以栗而名之曰栗社之野如此則新甿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歛不視而見其材木所出凡此皆先王所以制地之法富民之本也故序于大司徒之職首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皁音皂會古外反叢音核介音界蓏力果反晳音錫

計物之數謂之會與歲計謂之會同土會之法則以法計計物多寡以辨其所生之宜也動物天産也植物地産也民則資天地之産以為用者也故五土之物生其所辨者動物植物與其民而已積石曰山竹木曰林山林得木之氣為多其動物宜毛物毛物虎豹之屬也草木以枝葉生而為地之毛凡毛物皆禀木氣而然也故山林則宜毛物之動者其植物宜皁物則柞栗之屬柞栗資木氣而生于山林為多故也其民毛而方者民之資木氣為多其皮膚亦如木之有枝葉然所以多毛方則其民所禀之形也木曰曲直而民之形反方者蓋一曲一直相雜而成勢所以方也注海曰川水鍾曰澤川澤得水之氣為多其動

物宜鱗物鱗則魚龍之屬資水以生故也其植物宜膏物鄭氏以青為槖物理或然也槖物蓮芡之屬有槖韜生于水故也其民黑而津黑則水之色也津則水之澤也土高曰邱大阜曰陵邱陵皆積土而成土火之所生也土本阜而隰邱陵積土而高燥則得火之氣為多其動物宜羽物羽物則飛禽之屬飛禽稟火氣而生故也其植物宜覈物覈物則桃李之屬火性外明而內晦內虛而外實故也其民專而長攷工記曰火以圜專圜也圜火之性也洪範火曰炎上炎上則其形銳而長長火之形也此其民所以專而長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夫土生金金生水墳衍以土為體而不離乎水也土金母也水金子也上資土母之氣下資水子之氣則得金之氣為多也其動物宜介物介物龜鼈之屬也其植物宜莢物莢物則薺棘之屬也金之性堅剛故動物宜介物植物宜莢物也其民晳而瘠晳則金之色瘠則金之形也廣平曰原下

濕曰隰中夾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沖氣之所生也原隰稟陰陽之沖氣則得土之氣為少也其動物宜鸁物鸁物則鼃蠙之屬稟氣于土而其體重遲也其植物宜叢物叢物萑葦之屬資土之氣而其枝條茂盛也其民豐肉而痺土之形則肥厚而其位則在下此民所以豐肉而痺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以物所生多寡為先後動植及民以會而辨之難易為先後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緩急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先王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則五地之物所生異宜五物之民所習異俗始乎啟長乎性成乎命先王不能移易而使之變則此五物者乃民之常也其施教也豈能違其性習之常哉則其制器利用和味宜服

亦因之而已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不省方則無以知五地之物所生為異宜不觀民則無以知五物之民所習為異俗以之設教則殆將違其性習之常民從之斯難矣此十二教之施所以必因乎民之常也夫民之常者天也施十有二教者人也以人而因乎天則其施教也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五物者天地之化也十有二教聖人所以範圍其化而不過也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

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愉音偷又音揄疏薄報反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樂者人治之大故十二教必先之以禮樂焉然作樂所以應天制禮所以配地故先以禮施之而典教者亦地官而已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者惟民生厚良知良能具于不學不慮之間因物有遷則至于父母之不知養鬼神之不知奉先王脩祭祀享鬼神使民效之內以盡志而致其內心外以備物而致其外心參之以時而不違乎怵惕悽愴之所感盡以誠信而不忘乎嗜慾居處之所思以存亡形以屬統紀則敬莫大于是矣躬行于上而民應于下孰有慢其親者乎此民

所以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陽禮者鄉飲鄉射之類以作于外故謂之陽禮陽禮所以辨尊卑別能否以尊讓于卑以能讓于不能以教自卑而尊人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教讓者凡以使民知謙之為德也三代之民知止乎義禮而不違者以知微而彰知柔而剛善則稱人而忠厚之教與過則稱已而强暴之風息此民所以不爭也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陰禮則婚姻之數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以會男女以定室家在易之咸則以男下女而宜其室家在易之恒則以女承男而宜其家室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又孰有怨哉蓋關雎之德備則政事無不脩桃夭之化行則財用無不足政事脩而財用足則何患乎男女之不正婚姻之不時哉此民所以不怨也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夫人生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淫淫而不為導則不

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殷佑其良心蕩滌其邪氣使之遷善遠惡而不自知者樂而已樂不徒作必有禮焉樂所以和禮所以節和勝則流節勝則離以樂感之而不失乎倫數者和而能節矣其見于上下隆殺者皆禮之序也其形于俯仰綴兆者皆禮之容也夫是之謂樂禮樂和而有禮以節之則其聲樂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辨而不諰一蹈乎中正之雅而不遷于淫哇之鄭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黨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悖慢邪僻之患無由而接此民所以不乖也然謂之樂禮非樂之至也故以教民而已若其至則和樂而無形昏嘿而無聲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思慮且將有不及況可得而教民哉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者樂所以統同禮所以辨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地合其節以禮禮教和所以為同也而患于不能別異故儀以辨

之所以為異也其天敘之有典其天秩之有禮民皆居之以為倫用之以為常聖人也者充乎人倫之至而能體常者也因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儀必有義而倫類在焉等必有節而法度在焉此民所以不越也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以儀辨等所以為異也異則患不能從衆以俗教安則所以從衆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世習之所傳萬數之所聚鄉閭師友之所教道雖皆出于性命之理而不能無異生于陵者安于陵長于水者安于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凡人之所習而有欲存焉夫是之謂俗先王豈能强之使改咈之使從哉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如是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倖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此民所以不偷也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者民安于俗或所欲者過而不能中或所習者惑而不能一以刑教之所以一民也且先王以中道立教使賢有餘者不敢過愚不肖者不敢不及皆

于君取中焉此以德而教之中也以德教之而或不從無威以制之則流而入于惡矣先王于是以刑弼教則刑者所以制之而使中也如是則強悍戾者皆化而歸于中矣蓋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者民人之福也法令既設而絕于智慮之所思糾禁既行而懲于形色之所見為下者無或至于滅耳之凶為上者無或至噬腊之吝此民所以不踰也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者蓋刑以威物君子之所不得已小人之所不得免而先王期于無刑者亦必有具矣以誓教恤則勉之使無敢怠以度教節則約之使無敢僭無敢怠則無不及矣無敢僭則無過矣無過不及則所以使中而不至于刑也夫矢之以言而使之憂患焉謂之誓先王命民以戰則欲其相救作民以事則欲其不慢故以誓教恤則憂發乎內而達乎外矣則民皆勉力以就事又孰敢怠哉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衆法所自起而長短制焉謂之度節則度之所制而

為限者也以度教節則不服有制器用有宜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
上曰以儀教等則民不越此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者蓋度主于法而儀主于容節主于守而等則有高
下之分以儀辨等則行之于上以度教節則施之于
下行之于上則下觀而化其所以化者外也施之于
下則下守而化其所以化者內也外也故民不越內
也故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世事
則世守其事士農工商各世其業之謂也夫良弓之
子必學為箕良治之子必學為裘少而習之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得之于視聽之所親朝夕之所
玩樂所積習之便而不可易焉者世事之所能也先
王因其能而教之使士與士言義而士得盡心于學
農與農言耕而農得盡力于田工與工言器而工得
機巧以盡器械商與商言利而商得以負販盡貨賄
內不拂其所性外不易其所習因而成之觸類而長

之則上之為教也簡而下之從教也輕此民之以不困于務而失職也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以世事教能則非止其身也其教無窮矣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者教之所以成終始也爵祿者先王所以勵世磨鈍之術爵不苟授叙德而已祿不妄予論功而已所謂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也先王舉善而教不能亦欲其有所懋矣制爵而不以賢則民知爵之為貴而不知慎德之所以從爵也制祿不以庸則民知祿之為富而不知興功之所以從祿也先王之班爵祿所貴者功德而已無功德而爵祿之非所以勵世磨鈍也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則始之以禮樂之教可知矣繼之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則終之以爵祿之制可知矣彼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思以精之而終待乎名譽之所崇則欲民慎德與功苟非爵祿之勸烏可得乎方舜之時五典之所惇五禮之所庸亦已備矣至于同寅協恭和衷則授之以

五服之所章亦無異乎十有二教而終之以爵祿矣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種章勇反

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化也然而十有二土既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勝其形有高下肥磽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固不齊矣因其所宜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所謂土宜之法也十有二土則係乎十二國之分野以應天文十二次言之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

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十二土各有名物者名所以
命其土則邱陵墳衍原隰之屬是也物所以色其土
青黎赤埴黑墳之屬是也故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
二土之名物既知矣則其高下美惡皆得而周知于
是乎度地以制邑量地以居民使各安居而樂于從
事則藪牧園圃預有職焉故曰以相民宅而知其利
害蓋民雖好利而惡害不能趨利而避害上之人既
相知其利害則示之以利害使之知所避就焉以阜
人民則使人民衆安如山阜之阜物也以蕃鳥獸則
使之蕃息若草木之蕃蕪也以毓草木則使草木生
毓如母順而毓子之毓也夫物必毓而後蕃蕃而後
阜鳥獸謂之蕃草木謂之毓而人民謂之阜則察于
人倫明于庶物之意大宰蕃鳥獸在毓草木之後土
宜之法以蕃鳥獸然後以毓草木者大宰以生毓養
蕃為序而土宜以人民鳥獸草木為序故也以任土
事則城郭溝池道渠之役之屬小司徒以任地事則

非特土事而已凡有事于地者皆任焉其所任則廣于此矣辨十有二壤之物者土之和緩者為壤壤之為言成也勝也稼穡樹藝于此地以土為質土以壤為美禹貢于豫言厥土惟壤于雍言厥土惟黃壤于兗言厥土惟白壤皆言其土之美而可耕作者也十有二土則言土之形十有二壤則言土之性其性其形則具于土宜之法故大司徒既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而又以土宜辨十有二壤之物十有二壤之物猶土之物也不言名則壤無異名隨土而已知壤之物然後知其種之所宜而教稼穡樹藝可以教甿矣故曰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植之也藝治之也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然則土壤異物則百穀之種亦各有所宜不可以不辨之也故先辨而知其種然後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蓋本于大司徒土宜之法遂人則以其法推而行之以教甿也遂人不言樹藝者蓋遂人以時器

勸甿則樹藝可知矣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封畧之内莫非王土其生出之宜否物産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貢賦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所宜皆可知矣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知矣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地征征者貢賦税斂之總名為其以正行之故謂之征也既制地征則民各宜任其事于是乎以作民職量地之宜以任民之力稱物之産以施民之事此所以作民職也既作民職則民宜各獻其功于是乎以令地貢若農貢九穀圃貢草木之類是

也地征則征之大者先令乎其大者于是乎以斂財賦以令地貢則下之所以供上大司徒則令之而已以斂財賦則又上之所以取下也故非特令之而已又斂之斂者取彼所有而聚于此也蓋用下供上則謂之貢用上斂下則謂之賦此貢賦之辨也然言地貢則不特土貢而已凡地之所產皆賦焉言財賦則不特軍賦而已凡上之所斂皆在焉夫制地征作民職令地貢斂財賦固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也于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而土均之法于是乎備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深尺鴆反景或作影

璣衡所以經天也土圭所以緯地也兩者皆用土焉土之為物陽精之純致一以通乎天地者莫大乎是矣圭之為物剡其首以象物之生平其下以象物之植承順乎天而以生萬物者土也故以土圭求之土圭之法所以度天之高四方之廣與土之深舉測土深則天與四方從可知矣正日景以求地中者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土圭正日景之長短候其景適與土圭等所以求地中而建王國也夫天之高土之深四方之廣其所以正之者以日景而已于夏日至晝漏午之時立八尺之表其景短而不滿于尺有五寸則知其為日南矣多暑則以其火勝之其景長而過于尺有五寸則知其為日北矣多寒者以

其水勝之其日中之景若夕景者知其為日東矣多風者以其木勝之其日中之景若朝景者知其為日西矣多陰者以其金勝之言東多風則知多陰之為雨言西多陰則知多風之為陽亦互見也多陽多暑多陰多寒多風多雨皆非地中未可以建王國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蓋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日景一寸差千里是萬五千里適當尺有五寸之景也土圭長尺有五寸而日至之景合焉故謂之地中以其地中故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皆得其正矣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于是乎合故曰天地之所合也土播于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于此而交通故曰四時之所交也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于陽則多風偏于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故曰風雨之所會也獨陰

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之形惟得天地之中則無愆陽伏陰陰陽于此調而不乖故曰陰陽之所和也合以體言交以序言會以時言和以氣言天地合四時交風雨會陰陽和如此則無乖戾之氣無疾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則萬物以之而阜安以之建王國適其所矣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盖洛邑非特地中亦天之中也王者位乎天地之中以中德而紹上帝以中道而配皇天紹上帝者王之事也配皇天者皇之事也先王所以建國于天地之中者意亦微矣夫先王建國非適為百物阜安而已亦為四方之至者道里均焉而經不言者其然易知故也

周禮詳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十

宋　王昭禹　撰

大司徒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其食者四之一疆居良反

夫日景移一寸則差一千里先王非特用土圭測土深以建王國而凡建諸侯之國亦以土圭度之土圭所以度土之廣狹故曰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度土而曰土其地猶治亂而謂之亂治荒而謂之荒也且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來尚矣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制亦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又言齊魯為方百里也而儉于百里然則制國不過乎百里之同過同則封域必異矣今此則諸公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其制不同者蓋孟子與書指邦國實封之地而言之也周官則兼附庸之地而言之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孔子亦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然則諸侯于附庸蓋得兼有其地矣如是則附庸無乃已多乎蓋附庸之地統

于王則煩專于已則費惟附于諸侯之國而承流以達之然後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賦貢有所附而不費此大者因得以庇小而盡其樂天之仁小者因得以事大而致其畏天之智易之比言先王之建萬國親諸侯殆謂此也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若其半則山林川麓不可食者也以至侯伯子男之地亦各以是為差而已州方千里其地不能無肥磽之别凡以可食多者為上諸公之地可食者半所謂上地也諸伯之地可食者三之一所謂中地也子男之地可食者四之一所謂下地也猶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任民而已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以開方言之則為方百里者二十五公之實封不過百里之同而餘二十四同則附庸在焉推而下之至于侯伯子男之國亦然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都鄙則王畿之内三等采地也王制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都鄙有三等之異則其地廣狹不一宜隨其廣狹而為之制其地域也封所以為守溝所以為限都鄙在王畿之内其制宜詳于邦國故于邦國則曰建都鄙則曰造建者作而立之也造者為而成之也以室數制之則王制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不謂之家數而謂之室數者所用制者居民而已七月之詩曰入此室處綿之詩曰築室于茲蓋行以屋為至屋以室為至是居主于室矣先王之制詳内而畧外惟其畧于外故建邦國則以里數制之惟其詳于内故造都鄙則以室數制之遠近之勢然也不易之地家百畮則遂人所謂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則遂

人所謂中地田百晦萊百晦也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則遂人所謂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也遂人言夫一㕓又言餘夫亦如之則都鄙亦必如此而不言則以遂人見之也惟遂人有萊五十晦為異于都鄙盖以此利上農實遂地實遂地所以强本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凡有職于地皆地職也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有職于地是也凡有守于地皆地守也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是也凡有貢于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虞衡以山澤事貢其物是也地職有不同故不可以不分分者別而制之也

地守不可易故不可以不奠奠者就而定之也地貢則宜因其所産使以供上故不可以不制制者因其所有而裁之也有職然後有守有守然後有責此事之序也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故須職事焉須者以等級分之也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存焉故謂之地法也須職事以為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事故曰以為地法而待政令政則上有所正乎下者是也令則出于上而稟于下者是也職則土均之法言作民職而此言地職者蓋方其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則所作者非特地政而已故言民職蓋言民職則地職在焉及其言造都鄙以室數制之則所主者地而已故言地職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弛式氏反舍音捨眚所景反殺所界反蕃方袁反

天地之理不能常和陰陽之運不能無舛則凶荒之變雖至治之世所不能無也夫民之所聚以有財以相養之也凶甚而至于荒則其財不足以相養上之人苟無政以救之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斯民何得不散乎先王由是有荒政以聚之也救荒莫大乎散利若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以散利為不足則又薄征非無征也量其所出而輕之也以薄征為不足則又緩刑夫民之犯刑為貧也致刑者豐之時則荒時之緩刑宜矣以緩刑為不足則又弛力弛力為民方私其力以免死故也以弛力

為不足則又舍禁以舍禁為不足則又去幾蓋山林澤梁有禁所以止害也門關有幾所以察過也雖有小害舍而弗禁雖有小過釋而弗察為其困甚權以救之也荒政去幾而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者蓋所謂去幾者非皆無幾也有所去而已則所謂舍禁亦若此也非皆無禁有所舍而已以去幾為不足則又眚禮以眚禮為不足則又殺哀夫禮者體也禮定矣不可以有加損而以荒故眚禮哀又禮之大事人人所當自勉而以荒故殺哀則其為不得已甚矣禮不可去眚之使勿充而已哀不可止殺之使勿致而已以殺哀為不足則又蕃樂蕃樂則藏而弗用此其所以在殺哀之後以蕃樂為不足則又多昏矣昏者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非可以苟也苟而多昏其為不得已又甚矣如是而人事畢矣則索鬼神而已苟人事有未盡而將求于鬼神鬼神其肯福之乎蓋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故也自散利至于索

鬼神所以恤人者盡矣于是乎除盜賊盖盜賊害人荒歲猶多不可以不除然其所以恤人者未盡而遽欲除之是亦罔民而已故荒政以除盜賊為後能脩政事然後可以索鬼神能恤人然後可以除盜賊此荒政之序也荒政有散利而大荒大札令邦國則移民通財盖通財者若晉饑秦輸粟是也諸侯各守一國平時無通財之義于荒札也然後令通財尚令他國與之通財則其散利于國中不令而可知也故令邦國言通財而已令邦國移民通財而荒政不言則荒政所以聚民移民非所以聚也王者以天下為一常與共財不俟凶荒然後言通故荒政言散利而已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民之為道有生而不能自成有形而不能自遂困之則耗保之則息亦在乎養之而已先王欲其既生且育而無夭閼之患既繁且庶而無乘厲之憂故以保息而養之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凡是六者皆所以保其息也幼者未有所知則宜慈以愛之老者血氣既衰則宜養以休之慈幼則幼有所長養老則老有所終所以保其息于是為急故一曰慈幼二曰養老窮則鰥寡孤獨而無告者振則以時舉而救之也發政施仁雖在所先然比于老幼則為次焉故三曰振德貧則民之無財者也恤則憂在乎內而仁見于外也若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所以恤之也比于窮民又為次焉故四曰恤貧疾謂有廢疾而不可任以事者故寬以容之而使得以保其正命比于貧者又為次焉故五曰寬疾富則使保其常產無橫斂以傷其財無重役以困其力此則安之以政也因

其衣食足而導之使知榮辱倉廩實而率之使知禮節此則安之以教也養民之道終于此故六曰安富

夫民林林而生摠摠而羣其息未嘗有窮者天也因其生而成之因其羣而理之所以保其息者人也今夫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亦可謂息矣復于陰剝之後而有以保萬物之息者天地之仁也行于荒政之後而有以保萬物之息者聖人之仁也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保息為教思也所以容保民而已變而通之至于無窮推而行之至于無疆此民生息之道所以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夫民之有俗也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而已因習而能謂之故習與之成謂之性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

之命性命之故不能相同先王本之則一焉古者化民成俗存乎教學之所為移風易俗存乎禮義之所致存有是焉則土地之所宜風俗之所尚無患其不同矣然則以俗教安特因其所習而教之能使民不偷而已未必能同也同之則有本矣以本俗而安之則民之所安者非特其所習之末而已統之則有宗會之則有元道德于是一矣皦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之所以不能去也宮室以榮之墳墓以哀之以至養生送死而後已可謂民德之始也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恩同以親之義同以尊之以至愛衆親仁而後已可謂民德之厚也惟同衣服以終之所以同其禮而已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宮室墳墓衣服皆物之不可違兄弟朋友師儒皆理之不可亂先王所以勞來安集勸相輔翼而

使民自足于終身之願者以本于此而已則天下風俗曠然大變而會歸于有極之塗尚安有異政殊俗哉然于宮室言媺衣服言同則皆美而同之也盖媺而不同則是所謂服美于人同而不美則離于人心其欲成俗難矣然所謂美者固非極輪奐之靡崇藻節之華與夫所謂雕墻峻宇山節藻棁者異矣故其字從微所謂美之微者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治教禮政刑事于歲終皆有所改易故六官之長于正月之吉皆有所調和而布行之然司徒所布者教

之法而已所憲者教之象而已然教之為化固有得之于觀感之間揚雄曰吾見元駒之步雉之朝雊化其可以成乎蓋元駒之步觀而化也雉之朝雊感而化也垂教象之法于象魏所以顯諸仁將使民觀而化也挾日而斂之所以藏諸用將使民感而化也大宰雖掌邦治而實統百官故施與法則于邦國都鄙官府而有所建陳置立焉司徒則專掌邦教故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而已莫近于都鄙莫遠于邦國其教法一本于司徒此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而造言亂民者無自而啟矣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比毗志反賙音周

民之從事于天下有天屬者有人屬者以天屬者廹窮禍患相收以人屬者廹窮禍患相棄此固出于性命之情豈人之所能為哉然先王之盛時使凡宜乎性命之情者皆無以故合亦無以故離有天屬之相收無人屬之相棄雖愚夫孺子有能相生以仁相死以義而後世英才豪士所以羞愧俯伏而莫能及也雖婦人遊女能相致以誠相結以善而後世老師碩儒所以咏歌嗟嘆而莫能過也此無他焉教行乎鄉閭政行乎縣鄙良心善性皆固有之而未始梏亡之故也司徒鄉遂之制始于五家之寡而終于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憂患焉由而行之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則亦相忘于道術矣夫五家為比則兩相比也其居相親也則易相督察故使之相保使之相保則有不可保者遷焉五比為閭則二十五家同閭門也

其居同里則居足以相容故使之相受使之相受則有不可受者遷焉四閭為族則相保聚也族合百家則其財足以相助故使之相葬五族為黨則如朋黨之黨也黨五百家則災患足以相救故使之相救五黨為州則聚而比內也二千五百家則囏阨然後足以濟故使之相賙五州為鄉則嚮于內也合萬二千五百家則賢能皆備于中可使相與賓賢能而與之故使之相賓比相保則鄰亦相保矣閭相受則里亦相受矣族相葬則酇亦相葬矣黨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賙則縣亦相賙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故也且先王有疆理以辨井里有阡陌以制溝洫有仟伯以治戎距有閭里以繫人民夫然後所向同風所習同俗耕不易地戰不易方疾病相扶持則其恩不待強而能守望相助則其義不待勉而至其薰陶積習之久固若自然而然矣為治至此則豈特以天下為家謂之小

康然哉葢相保相救以施施報相求者小康之道也相賙相賓而以施報相忘者大同之道也然則成周之時伐條枚之婦能勉其夫以正而不知爲之者盡進此道矣六鄉之制其始雖出于使之相保相受相賙相賓其終固有莫之使而常自然者其效豈小補哉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頒職事者頒以九職三事也登萬民者登言進而成之也九職任萬民而已加三事也所以進而成之也

故曰登萬民太宰掌治治道尊而畧故因能任之止于九職而已司徒掌教教道親而詳故又加三事焉以成之三事者學藝世事服事而已學藝者進而成之以道也世事者進而成之以能也服事者進而成之以義也一曰稼穡則太宰所謂三農生九穀也二曰樹藝則太宰所謂園圃毓草木也三曰作材則太宰所謂虞衡作山澤之材也四曰阜蕃則太宰所謂藪牧養蕃鳥獸也五曰飭材則太宰百工飭化八材也六曰通材則太宰商賈阜通貨賄也七曰化材則太宰嬪婦化治絲枲也八曰斂財則太宰臣妾聚斂疏材也九曰生材則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閒民八職所待以成事則材之生待是矣故曰生材豈特生材材之成固亦賴焉然則言其生材而不言成者亦猶嬪婦化治而偏舉其化百工飭化而偏舉其飭耳學藝則道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世事則所謂以世事教能者是也服事則服事公家之事者若

府史胥徒之類是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行下孟反婣音因

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又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盖行于萬物者道也道雖不靡于物物未嘗遠乎道大而天地未離其内小而秋毫待之成體無物而非道矣先王之教上知造物者無物而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此性命之情道德之理所以皆得謂之物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德出乎性行成于人藝之法實出乎道德之所存此所謂有物也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

友睦婣任卹藝則別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此所謂有
則也至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後司徒以禮賓與
而崇之以鄉飲酒勸之以鄉射考其德行道藝以使
民賓賢而出使之長使民與能而入使之治所謂格
則承之庸之者賢能而已繼之以八刑之糾所謂否
則威之也然則六德以知為仁以仁為聖聖人之德
也以義為忠以忠為和賢人之德也以其所知達之
于其所不知卒乎無所不知者為知以其所愛達之
于其所不愛卒乎無所不愛者為仁幽無形深不測
以窮神知化而至于日新之盛德者為聖義足以方
外而不能盡知之所權忠足以直內而不能盡仁之
所體和足以利用而不能窮聖人之所化則德不能
皆至于聖人故離之以為二行則同出于中庸而已
故合之以為一六行以孝友為先睦婣次之任卹為
後此親親之殺也因其所愛以善事父母為孝因其
所順以善處兄弟為友資其所愛以親其所親者在

內為睦因其所順以親其所親者在外為婣相類以為朋相助以為友而出處語嘿莫不有信者為任相賙以為州相助以為里而吉凶患難莫不有仁者為卹睦姻之行同出乎孝任卹之行同出乎友知孝之為仁知友之為義又文之以六藝焉可謂君子矣禮見乎形樂見乎聲禮以為節樂以為和則禮急于樂也故先禮而後樂射也者所以服人御也者所以事人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則射急于御也故先射而後御述而紀之者為書積而散之者為數書以通乎往來今昔之變數以窮乎盈虛終始之序則書急于數也故先書而後數于傳有之不與于藝不能樂理是藝者德行之所成終始也教之以知仁聖所以志于道教之以義忠和所以據于德立之以孝友睦姻任卹所以依于仁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游于藝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然則有鄉有遂以相安息所以勞之

也有職有事以相參伍所以來之也有六藝以脩法度所以匡之直之也有六行以揆道藝所以輔之翼之也至于六德之為物使之自得之可也由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雖性習之異或遠或近道德以之一風俗以之同無非下學而上達故卿大夫以禮賓興之可謂又從而振德之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音因弟音悌

不威則不懲小懲而大戒者小人之福也教所以善民刑所以威衆教所不能化而不糾之以刑則彼小人者將縱恣而無所懲故必以刑弼教所以糾其緩散也舜命契敷五教而繼命皐陶掌刑則刑之弼教

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去也故舜嘗謂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然則刑以弼教其效不為小補之矣然則三物之教八刑之糾皆謂之鄉者蓋教法始于鄉而刑以弼教故也睦姻之行同出乎孝則不睦不姻乃不孝之類故繼不孝言之任卹之行同出乎友則不任不恤乃不悌之類故繼不悌言之六行言友而于此變友言悌者鄉刑所施責幼而已造言之刑則以糾其言亂民之刑則以糾其行言欲信行欲治不信而造言則惑衆不治而亂民則敗類惑衆敗類則害于鄉教矣此八行所以終之以造言亂民之刑周之盛時此道數行都人之士出言有章武夫之謀可為腹心蒭民有可詢之言負薪有廊廟之語則不信而造言者固無有矣兔罝之鄙夫莫不好德江漢之游女無有犯禮牛羊之賤吏不踐行葦齊莊之季女足以尸祭則不治而亂民者固無有矣治效至此

雖曰神德妙道之所化亦八刑之糾以使然也不然則四方風動舜何以謂皐陶之休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夫民之生固有不待禮而中不待樂而和者矣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中和出于情性之自然不待禮樂之教而後能者也奈何人之心操則存舍則亡性之真學則正否則邪夜氣梏于旦晝之所為心官蔽于耳目之所欲驕奢淫佚所自生放僻邪侈無不至先王知禮自外至以制中焉而因之以教中也知樂由中出以導和焉而因之以教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中也者合天地之形者也負陰抱陽中氣以為和則和也者合天地之氣者也一形之化而五禮生焉一氣之變而六樂生焉

資之以性情達之以利正而禮樂之制行乎其中矣性有真有偽而其體存乎正先王制禮以防萬民之偽而無過不及矣此所以教天下之中情有善有惡而其用存乎利先王作樂以防萬民之情而無餘不足矣此所以教天下之和且偽出于人為自外入者也欲教之中而不先防其偽則真為偽所奪欲其復于性之中不可得矣情感物而動由中出者也欲教之和而不先防其情則善為惡所蔽欲其復于情之和不可得矣防以制其欲者人也教以順其性者天也且精神之運血氣之動見乎容聲發乎視聽皆天下之所不能忘者也禮之為教有屈伸俯仰以齊其容有黼黻文章以養其視使精神樂易萬民以治而肅肅之化行焉樂之為教有綴兆舒疾以齊其聲有鐘鼓管絃以養其聽使血氣隆平萬民以寧而雍雍之化行焉民之所視者無非中禮所聽者無非和樂如是則禮樂皆得而中和皆致矣以合天地以享鬼

神以化百物而無所不通也況萬民之情偽哉逮德下衰人之聰明或淪于禮樂之淫慝矯弊者欲去金石絶絲竹無五音六律之用而天下始人舍其聰除玉帛毀籩豆無五色文章之用而天下始人舍其明是乃以天廢人之過非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安能塗民之耳目而使之視聽不由禮樂哉古之聖人曷嘗不惡紅紫之奪朱以為非禮者乎曷嘗不惡鄭聲之亂雅以為非樂者乎苟不違乎禮樂之情而不過乎禮樂之文者無非先王之教矣欲善民心而聽明其耳目者非禮樂何以哉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治直吏反斷丁亂反

夫教之化人也深于命宜人人洗心滌慮鼓舞震動以服從令也不服其教是亦凶頑暴戾之不可化者

如是則忠信和睦之風息而乖事陵犯之變作獄訟
由之起也爭而不已則至于訟訟而不已則至于獄
故司徒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鄉州之
官也聽所以求其情斷所以決其事有以求其情則
事之是非審有以決其事則罪之輕重分故有罪者
則附刑而歸于士士事也治至于用刑非德也事而
已士察也用刑
宜致察故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牛土畜地官
羞之各從其類也肆者體牲而陳之羞者奉牲而進
之坤為牛牛順物故體牲而肆之以羞之神因以明
教之義也蓋教之為事因性命之理以體天下之大
順肆之于下使其理有所明羞之于上使其功有所
歸也地官之事如斯而已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羞

其肆與此同義所任者小而已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邦國之君為賓邦國之臣為客大賓則公侯伯之為賓者大客則孤卿大夫之為客者委積則禾米芻薪之屬是也少曰委多曰積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凡國野之道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侯館侯館有積所謂令則令遺人也凡此苟不為之脩治賓客適至而用或不給司徒之令其可緩乎然大司徒所令者大賓客而已若小賓客則小司徒令之故小司徒曰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引又音胤

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旗所以物衆使視而從焉司常曰熊虎為旗熊毅獸也虎猛獸也惟猛毅為能服物而使從故也凡軍旅田役之事謂之徒非軍旅田役之事謂之衆然而小司徒大軍旅帥其衆庶不謂之徒則其帥之也致于大司徒而已大司徒治其政令然後謂之徒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所遭謂之故則非常之變也致萬民于王門所以備非常也節所以為行者之信以防姦私也若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是也國有大故尤宜致嚴故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

甚為荒民疫癘曰札大荒大札又荒札之大者宜有以振民故大司徒令邦國焉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大宰統六官故歲終令百官府正治而致事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于教官小宰令于百官府各脩乃職教乃法待乃事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大司徒令教官則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者大司徒令于教官所謂共爾職脩乃事自其教官之職事也小宰以宮刑憲禁令則致乃法者所以避憲也令待乃事則其事有待乎王宮之政令故也或曰大刑或曰常刑者常刑所以糾百官之刑所用有常法故也大刑比常刑則為有加焉司徒令教官故戒以常刑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

宮則官刑宜嚴于官
府故戒以大刑矣

周禮詳解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俞泰階